



韓詩外傳卷之九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自母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今言賢母使子賢也、

周后妃妊成

至於身立而

不跛坐而不

差獨處而不

踞胎教之謂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卽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

與前傳父母
孔通同是一
解

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

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卽、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與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通、

張榜曰事直千古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

疑與下段同詩辭

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遂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

孫鑣曰說得
真至

汪道昆曰三
子優閒

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

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過死景公
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泆寡人
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
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
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
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
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
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
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
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加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
之加安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
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
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
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

孫鑿曰語祖

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

張榜曰不爲
及相

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
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
已之子，邦之彥兮。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
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
著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
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
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

失辭

注道昆曰：口
耳之間四十
耳，曷足以美
七尺之軀哉。

也。小人之聞道，人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
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
詩曰：胡能有定。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
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
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槩於
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
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
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

張榜曰顏氏
子有王者氣

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桀紂不
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
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
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
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
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賢士不以耻食不以
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
病是故甚愛必大廢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

用不窮大直若誦大辯若納大巧若拙其用不屈
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
足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
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
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
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
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
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

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

俱得之家語中。

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已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旣歛而椁布噐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

乎

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
 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
 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
 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
 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
 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為君子矣。詩曰。何其處兮。
 必有與也。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褻晏如覆杆。天下有道。則諸侯

張子曰如古
 頌語

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
 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
 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
 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
 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
 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
 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

此下三段同
二詩解。

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噉，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噉梁粟，不且時而飽，然由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

汪道昆曰：士固有志。

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龜屨，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

張榜曰：知足不辱。

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淫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踈，因爲由余

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姪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此有親可諫，有君

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齒焉。吾田。暮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踈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踈。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

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為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為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為。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賞與上段併

夫鳳凰之初起也。翺翺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

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詩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三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閭閻，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嗑嗑，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失詩辭

注通目曰引

歸曰日不央子夏新康其益其變于斯曰子
歸曰子夏子夏子夏子夏子夏子夏子夏子夏

韓詩外傳卷之十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

臣麥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

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為寡人壽也

對曰野人不知為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

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

賤人民自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

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

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

張榜曰野人
固質直

張榜曰語復
姚至

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
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
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
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潛然而涕下
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
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
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
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
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

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
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體約法於
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
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

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

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中國，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旣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

子推又當
行如

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孫鑛曰小起若不相蒙

張榜曰此是太王獨見獨

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長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

注道此曰獨

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爲君二十八世至夫差而

滅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北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

注道昆曰
軼政之流

天然不全日、人怨不於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
墓上振憤者不可勝人、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
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
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
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
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
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可先辭、
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
劍而去、曰、喜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一日、公子

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
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獲筭潰失、
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獲筭潰失、
臣欲亡、爲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
吾君賤士貴鴻也、獲筭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
言、辯其詞、因畱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
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
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一曰國語
申極執句法

扁鵲過虢候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
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抱病而死扁
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
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爲醫也以莞
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
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
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爲醫
也榻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
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

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
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
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蠱頭掩目而別白
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
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
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
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
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先犬
馬填壑矣言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

張榜曰則若
發覆

取三陽五輪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
炙陽子遊按麈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
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
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
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
言必亡而已矣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
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
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

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
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
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
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
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
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
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况
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

張榜曰晏子
忠諫時近於

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是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駮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與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關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

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斲朝涉剗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

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裋衣應步帶著桃爰桓公怪

張榜曰此亦
是因章無規

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
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
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
戒在於桃矣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
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
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
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
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

道昆曰入
者酒舌出

善詩曰荒湛於酒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
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
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徃古之術
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
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
曰善晏子至卽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
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
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詰

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

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下三段俱失詩辭

孫鑛曰吉凶
悔吝生子動
斯有至理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北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

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

又曰：懇至之

孫鑛曰：絕好一段國策

疑此有錯文

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士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楚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

孫臏自至語

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歛無已。王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于遂詩曰夫降喪亂滅我立王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

兵法久者拙
驕者敗

汪道昆曰忠則忠矣於孝未之聞也

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

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各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孫鑛曰：一言而釀數十世之治。人曰：言如左。

昔者太公望，周公且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